

石堂先生遺集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絕句七言

詠史上

有虞氏

天生瞽叟非無意帝降娥皇更有心萬點歷山煙雨

洎後來化作幾曾參不昏叟不不足以教萬世兄弟父子不

陳蔡不足以教萬世處窮達不類回不足以及萬

世處生死不伯夷叔齊不足以及立天地之常經不

伊周泰伯不足以及盡古今之通

義此數頃大節目若天所爲

洵惟末二句即孟子管子瞽叟

底祿天下化四句之意

夔壘

卿雲華月麗衣裳搏拊初登下鳳凰竹矢區區天亦

愛河曷相伴到成康

夔垂之才如此所  
謂五人者可知

洵惟書曰后夔典樂垂作共  
工首句樂容二句主樂聲

夏后氏

執法庭堅亦太堅兩朝竊負總無緣何人有子如崇

伯稜條犂牛陟配天

夏后  
郊縣

洵惟詩云兩朝竊負豈言許有替叟焉有稜然系  
雖惡以犂牛之耕文以禹之賢政父之過稜絲之  
以祀天故孔曰  
夏后氏郊縣

伊尹

萬物權衡在有莘孰稱社稷與君民若王亦有桐宮  
去寄語南巢莫怨人

泰伯

斷髮雕肌費一軀岐陽萬國布黃朱仲雍不解兄深  
意季歷携昌亦到吳叔齊之去以有仲子在焉王  
季不得逃以仲雍之亦去也

海樞黃朱  
諸侯之服

周公

仲尼齒髮正強時夜夜神交似故知話到子孫郊禘  
處幾回對榻共攢眉不識聖賢心事故古今書  
傳所載多不識其真偽

詢惟孔子盛時常夢周公欲行其道也然周公以  
喪五年一精王禮也今成王特以魯以周公

非矣汝春秋書累傷牛耳哉周公  
之不享魯掃則公之心事白矣

### 尚父伯夷

春來秋葉在枯枝底用端箸更拂龜二老東來元並  
轡馬前何害不相知行而不馬驚揚道並

詢惟此興休言春秋之業香從枯枝而發著龜之  
旨同吉凶之占尚父意在救民念一時之無君  
伯夷意在尊君憂萬世之無君故先  
生云叩馬驚揚道並行而不相傳

### 齊桓公二首

關雉澤竭自師經直到丘丘燼六經戶外流虫爭捲

鼻當年已作鮑魚腥霸始於桓公經於始皇  
二人之死皆不得棺斂

師于經始然始干齊桓流于秦始皇之焚書坑儒

二人俱不得其死齊桓五子爭立立天道偶淫如此  
出戶其臭先作始皇鮑魚之腥矣天道偶淫如此  
其酷哉

葵立霸氣若虹霓東畧何緣遽不知宰孔晉侯相遇

處齊桓已作在床尸五霸齊桓最盛而宰周公晉獻

而外有驕色也不修德則無本  
措之則易傾况又加以驕故

### 老子

瓜葛非徒李世民牽藤引蔓百千身周時柱下霜眉

客今作書符呪水人老子其說之弊至於書符呪水  
釋氏之弊至於無父無君若孔

子後世不依  
者其弊亦多

### 季札

鴛鴦無聲皇極差消磨人物百千家姑蘇無限騷人

楚不罪延陵罪浣紗

事之失正者皆足以亂天下亡國敗家

孔子

絕糧之愠鮮知德浮海之喜無取材子思孟軻綠忘  
事列之舜禹與顏回

海惟子路一知聖人之道子思見知孟軻聞知亦與顏子同知聖人之道始猶舜禹之真知堯舜也

宋共姬齊孝公夫人

火來秉節正如山第喪何心在世間身似泥沙心似  
王水中火裏即渾閑宋共姬魯女宋災火及姬宮姬歸人無傅母膏不下堂遂死

齊孝公夫人車敗暴露欲自殺從者持之得免

淘惟身似泥沙心似王心喪身特血肉之軀矣其  
知所重哉

荀息

三思盈朝積不舒襄齊卓子釜中魚區區荀叔若乳

姬智畧無稱信有餘全德全材古人難得此一節足

死所以得書於春秋也獻公未死一國之中皆二  
子之書也其畜有年矣奚齊卓子之危荀息皆肯  
為之傳受獻公臨終之命為之盡力荀息之智其  
不足稱者矣及理克殺二子荀息必踐其言不負  
鼓公之托斯則君子有守無貳忠信不渝之道此  
夫子所以取之也正如子路仕其所以結  
之不可稱至也亦足為三綱五常之助矣

屈原



仲尼死後百年期定把離騷繼四詩占斷江南烟雨  
錄歷山窮子與湘纍

初惟先生惜屈子生在仲尼之後使其在仲尼之  
先必取離騷蓋舜之孝屈子之忠諫占烟雨之錄

豫讓三首

義士忠臣不二君  
漆身吞炭欲成仁  
若謀委質求親  
幸又抱奸心賊大倫

幾多礪節與輕生  
猶有絲毫在利名  
青史千年惟豫  
子誠心大義最分明

荀息無禪晉獻公  
豫生如許智宗空  
古人才德難求  
備大節初心要始終

石齋

三晉崢嶸虎戰墟中消學語正坑儒石家禮法從何

出甲乙諸郎盡鯉趨先萬石禮法謹爲漢出第一考其

時石奮爲河內小吏年十五漢正見其恭肅以之

爲中涓召其婦爲美人後遂居長安戚甲然則石

奮之生正當坑焚之日其長也在劉項之間皆是

時也齊魯之郊固爲秦矣况三晉之人乎然則石

氏禮法豈非所謂不慮而知不孝

而能哉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

廉頗藺相如

長平霜骨白皚皚廉藺羞頰似濕灰白起殺心如未

謝二家隨壁戲章臺長平喪師時

子思

俎豆迂踈仁義遲上傳下授統如絲薦才莫訝非家  
法救世寧無爛額時

即墨大夫

清淺蓬萊幾度桑紛紛斫石底心腸項梁劉季相逢

日即墨大夫頭未霜秦滅燕伐齊即墨大夫之言也

時不用十年之後一如其言者秦之惡未熟天之曆數有所歸也

戰國

千秋萬古定于一豈有乾坤屬虎狼六印蘇秦壽如

石山東終作一阿房孟嘗平原信陵皆魯破秦古今

終亦必亡而巳矣

太史敦

戰國紛紛似亂麻釣絲誰記舊穰華召南禮樂桓何

許故莒城中太史家戰國之末而有太史敦之亂

法章王子法章變姓名爲太史敦家濶故渚蔭之亂

法章立以女爲后敦曰女自嫁汚吾家終身不見

洵惟太史敦女與法章王子法章私通後雖立以爲

后敦以汗吾家法終身不見真有契於召南穰華

釣絲之義夫戰國有

是人性善可徵也哉

世歷綿延四百秋死蚊枯竹附諸侯末年隆準生豐

沛誰道羸秦是繼周漢高祖年六十三追數其生年

蚊死不斃

出潛虛文

海惟當報王入秦數邑時高帝年六十三以漢繼  
周不以秦也考之歷代帝王圖漢宜置秦於閭位  
宋宜越五季以繼唐而勝國又為  
我明之闢天地大分豈若此哉

商鞅

此天此地此經文學者何嘗溺所聞盡道李斯焚典

籍不知吹火是商君商君說孝公變法首云常人安

禍已兆於此

秦皇二首

閩道飛翬拂若枝東門看日浴咸池生前有力移天

地死後無人予席帷東海胸界中以為秦東閩

海惟始皇不道與木工於國西動石工於極東也  
天地之財勞萬姓之力故死于沙丘天不為斂也

江神返璧事何新海若相君亦伐秦一炬東來燒不

了更勞墓上牧羊人

牧羊即宮殿或墟口沈沈而江神不受變與海神或而遇風是

以見鬼神之怒矣也上宮室焚於地而司

觀盡於牧羊者是造物欲滅其跡不使留於天

李斯 三首

大華終南只麼青渭流一日肯為涇豺狼不食茅焦

肉水火安能熄六經

六經者人心也天理也於是乎殺茅焦而李斯欲滅六經得乎

拋却韓盧把虎騎諸生莫訝止忙時魚龍不隔蓬萊

路方有東門逐兔期

坑焚之禍患失之心也神仙蓬萊斯亦有志焉蓋其為古今未

靠有之事故亦欲為古今未嘗有之人幸其萬一得說於禍爾

李斯何敢妄坑儒但作逢君固位圖造物欲為儒報

德故教草草殺胡蘇坑焚之事李斯本求以免而

不死李斯亦豈有殺扶蘇之心天或成之故使之

殺胡蘇於迷茫倉卒之中蓋惡不可為而罪不可

逃必殺扶蘇而始  
皇李斯得疾疾矣  
洵推蘇死則斯成而素  
祥慶矣要之皆天也

蒙恬

勞碎嶠潼坼大行才通腥鮑到咸陽地后山靈思報

德故教蒙毅去輶輶始皇李斯蒙恬之也秦之祀  
皆天地鬼神所為人事假手而

耶

鄒衍

六月咸陽霜亦飛五行正是水晶時族秦自有談天  
術不用陶朱與仲尼鄒術始爲五運之說秦乘之  
爲水德色尚黑用法刻急

漢高帝八首

氣力才勝野外儀情懷頗樂沛中兒兩生禮樂留侯  
著此事而翁却自知

洵惟綿蕞野外特以止其繫柱之習酣歌沛邑不  
過思其猛士之才要之帝王經世之謨皆不在是  
也按兩生之札樂于房  
之八難委之末由也

詩書禮樂敢忘欽自是而翁力不任莫把溺冠輕議

論要觀過魯太牢心高帝所溺冠皆齋儒也所慢罵  
皆不才也洛陽陸賈豔生趣一

時之利皆齋儒耳張良則不慢笑其取用糾合不  
過以誅一時之功不謂人才止於是也張良畫八



難皆武王之事則自謂不能叔孫制孔使度已所  
能行爲之此皆知有向上層之得天下已非所  
蕩氣習已成不可觀業帝王之所能故就其下以  
此擬帝王之禮樂亦非已之所能故就其下以  
命此高帝之實心不以  
告人淮張良黜會之耳  
洵推高帝不事謙書溺冠慢罵氣習之染也太平  
祀孔子天姓之良也有此天性是有王者之資使  
加以王者之宰輔以王者之佐則漢其統三之資使  
而湯武可幾矣夫何不事詩書無王者之李張良  
微慢罵之風不久漢寔失士者之佐縱有王者之  
資特天理之暫萌矣習狎既久故態悉見漢終于  
者之治可慨也夫

煨燼三王不復收子孫大辱辟陽侯無邊智力皆駢  
虎高絕還能四百秋

盡創可愈不容醫應念丁公相危時不賴西風吹楚

卒千龍萬虎亦何爲

高歡不得改朝則死於張亮

公盡力於項氏則高帝必死彭越

則帝必死矣智力把持

則宇文泰必禽此

則帝必死矣彭越

高帝家法也然致之皆

是死中得生漢以來英

一皆無有以垂拱而得之也

二帝三王安得有

許事不由易簡之理所以天下常不

如古麒麟不來鳳凰不至皆為此也

扶創累血過家鄉四顧何人守四方梁楚淮南殘一

國山河爭屬將狼羊

韓信彭越黥布三人並前不盡

方大矣盡禽而後死是亦天命在漢

處高帝有見

於此故身與國皆付之天却醫不使瞑目無言及

呂后問始薄言數人亦斬為區處耳存亡成敗固

不敢自知也

蘇布反欲使太子將兵四皓為呂后

釋曰此無異於

使羊將狼也

使羊將狼也

使羊將狼也

羽未禽時膽屢寒羽禽不得一朝開卯金四百年天

下却在雙娥一笑間

鴻門彭城榮陽幾死於羽者數矣戚羽之後六七年中反者九

起自將者七始冠者二燕布會而崩夫嘗一日殺也身後之事不立代王則漢亡矣要之皆天非人力七文帝生於魏王約宮二夫人一笑觀觀與管夫人補子紀相愛約曰富貴毋相忘及二夫人先羊澤姬載餘不得見帝二夫人失約帝問知之遂召幸生文帝

一帶陰山浪引弓運移婚媾一朝通英雄白首消簪

盡甘與梟雛作婦翁

古者華夷所歸絕漢以來遂如衡石實起於漢高帝困白登

歸遂與匈奴和親故燕布謂不能來蘇西之戰亦似強弩之末矣故過沛有安得猛士之思志氣血氣於此可見矣和親在高帝七年

欲來不解自操持白日明庭抱愛姬世降的從何處

足醉眠王母二家時

世變人心君德治道所以遂降而未化起者成於漢高帝也

春秋戰國至秦襄陽怪矣然去古猶未遠使高帝  
知古帝王之季亦可以漸變而復升不幸高帝但  
時智力豪武足以持世不知脩身也極之道外雖  
謂有餘內惟欲之從後世承之遂以成帝生民  
言至今不見二帝三王之治皆高帝之文繼實成  
之此事蕭曹不能知惟張良識之而不言亦以其  
然不可與言故  
且觀前箸之籌可見  
以惟建極之君於白日明庭而花佚豹如是果何  
以作四方之則而會萬民于極哉此世變之所以  
日滿而終不能望二帝  
三王之治者有以夫

呂后

酌醪樽前氣似虹朱虛酒令却相容王陵平勃渾無  
策安漢當年一觸龍

子房周昌皆以護太子有德干  
呂氏當呂氏殺戚姬如意二人

皆可容力能如其善意呂氏當少平和其毒應不其  
殺其怒心迎其善意呂氏當少平和其毒應不其

烈觀其不罪劉章不信呂須之攢陳平惠帝時不  
能王諸呂及自臨朝非細類慮而后行則亦未為  
不可曉譬者周昌盡陳無孝子房亦聽之何也王  
諸呂時平勃能終王陵其事必何止况左師編  
之冠委乎高帝時子房遂棄人間事呂后薛彭  
編一王陵豈天欲殺呂氏之惡以待代王之王

項羽五首

齊王元在籍軍中萬馬朱憤照海紅坡下相逢甚

袂更何面目見江東齊王謂項信○垓下之

須使武涉往說復不見從益可羞矣○羽攻下

對極力一戰猶能却信其及信再進遂不可支

而大敗平生未嘗有此也其

試手襄城意未怡赤城稍覺味如飴必亡定死終無

或新自朱殷海岱時高洋不殷人則無以為樂

之一快也方咸陽得志之日已自為  
矣區區婦人之仁稍出以番天下心  
青齊何哉其為天下皆棄不予蓋決  
以執義帝也沐猴而冠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牧羊義帝實妨賢猶有三綱共畏天樹楚孽秦宜信

飲名何事苦爭先羽不知顧忌於環視不救下乎

此為最東義帝曰項羽武義帝是為高帝做了不好事

倚強恃力却誣天一樣人心萬萬年廣武十條逃得

過烏江政自不須船漢楚劉項之際所謂君臣皆一

力相乘惟利是務魏信義無復有也能一朝推戴

之則為君叛殺之即為賊一言為約守之則為義

皆之則為不義至其末也存亡起廢亦在性而出

臨無恃不在也

梟性狼心亦有常青齊仍復似咸陽遺黎到處無餘  
類欲為何人作霸王

太公

山河如許但淒涼恰似新豐太上皇千古漢高真落  
落片言脫口幸咸陽

田橫

宗族幾為孔子楚為秦未幾又為塵田橫更欲橫河  
岳不把英雄讓與人

蕭張

二首

漢高禮義大陵夷械到蕭何更有誰惟有子房雲外

客不稱名字冠當時蕭何為漢功臣第一信小

而巳帝往往疑之片見其材雄忠其有異心也特以無高風爽氣無深服帝之著

騎迹功曹不受徵與亡事已若卅青世間儘有文章

客誰信龍蛇尺蠖形蕭何勸高帝入漢中統是尺蠖之勢其為功曹吏卒時固難知

史之薦亦此意蓋豫見秦必亡不可仕當別圖風雲之會也

張良四首

乳口搖牙向白蛇一朝電拂博浪沙下邳不得編書

讀帷幄何妨佐漢家

撩亂龍蛇掌上爭罷來閑掉四先生一棚兒女皆煙

散留得松風萬古清



本山東忠孝門邪金杜稷暫相煩君王良會青雲  
意長樂鍾中無一言

大公行輩赤松流伍叔孫通了不羞好謝君王深體

識下將身後累留侯子房素志已畢而不去者遇介

其誼而子房無所不可故高帝擊賊布時與叔孫  
通共譚太子且慮其下然則蕭信蓋與會伍小人  
之量也子房卒於惠帝六年漢事尚堪付託呂氏  
萬歲之間高帝歷卒救人而不及子房蓋知子房  
素志生前遇合即可相從  
身後之事不足以辱之矣

蕭何

三人斷盡楚關梁一詔雄吞十七王高帝功臣總功

河漢家無爵賞蕭張

尚謂此豈是定元功十八錢比  
次二人俱惟樞之臣故不及

韓信 三首

良日登壇計策行酸臧甘苦共盃羹不須握手私陳

韓信脩武高眠已合烹登壇之日君臣之位已定

三綱不明死有餘罪尚何言哉

群龍共帝牧羊兒縞素能開四百基蒯徹亦生天地

裏欲將口舌奪民彛高帝韓信之君臣其輕重厚薄為何

如信與高帝若子之於父手足之於頭目也高帝

與美人已可見惜乎其不能深思而疾攻也

蹀血中原不用驕論功何似禹乘橈始終兩漢無留

葛誰與塵編慰寂寥

高明薄無

深厚則為禹之不矜茂古李則為信之矜功預德古

今人品度量之相絕如此盡亦不思不宰而已

### 曹參

人曉風腥起兩宮艾豸歌唱滿秦中酒壺不但容齊

徵時事方宜用蓋公

曹參李蓋公得老子和光同塵之道施之當時適為宜所

### 四皓

長樂卮前露雪眉岩花亂笑出山時有人拍手瓜田

裏來往青門總不知

即平高於四皓

洵雅先生曰即平高於四皓以其不當出也考亭嘉其得納約自贖之義為其扶綱常正人紀大旨

關於此行也豈先生意終于隱而下此不屑耶

兩生

少年賈誼空多口，老大申公繆一行。曾識當年二君

子閉門不受叔孫生。

高帝以儲肆無禮，取天下風氣以成子孫，不能易故。高帝曰：度

吾所能行，文帝曰：早之無甚。高論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皆不害所謂。自知者也。賈生申公誠不知持務矣。賈主鳥人大抵躁率，飄忽不知樂天。知命操心養氣之孝，故一不得志，則悲愁怨嘆，發於言詞。或致異物，梁王墜馬死，誼至愧恨哭泣而死。是於聖賢君子之孝，悉未嘗有聞也。

叔孫通

劉項權將作狗偷，誰能撩虎又摩頭。漢王不是坑儒主，頸血依依是可羞。

楚元王交

荒蕪新語不堪聽猛士淒淒比鄙聲楚醴不延風惟

客詩書猶未脫秦坑

元王高帝毋弟受書好儒不遠其兄漢家詩書氣習自元王始

伏生 二首

撐腸拄肚總聳牙漢室龍興爰作筆掌故不來光景

暮尚書再火伏生家

秦曰漢興神書之禁已也

特方七十餘聰明未衰史又雜其教及齊魯以乃無一本在人間何也至文帝時遣晁錯求之以口授又止二十九篇然則伏生之於書也淺矣

羸蹶劉興齒舌存百篇大義儘堪聞孝文無意脩王

帝古典重遭伏勝焚

漢以來儒者不知道只伏生便

書聚書生談風雅賈造新語伏生年七十生博士猶有存者使伏生知尚書為載道之經

不盡記預藏必能旁搜博訪復其舊以惠兩帝十四年呂后八年至文帝造是錯時漢又三十年矣挾書律除已久而尚書之書一未出魯間及晁錯來才使女子口授又只二十八篇然則火生知尚書為何物哉

文帝五首

二兒並轡入公門博局紛紛啓禍原不及賈生何處

是弗將禮法教兒孫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

景帝在東宮以博局殺吳王太子使武王為天子

周公為冢宰成王為世子而東宮有欲博殺人之事則武王周公當何以處之古人以為變漢人以為常古今王伯之分此類是也

性習由來係正邪古今誰不道蓬麻無人說與吹簫

相竇薄淮劉本一家淮南厲王之死薄昭之誅吳太子

恣淮南王衡山王之叛天子之稱兵皆以無良

師傳與任使姦人同國而然周勃嬰德呂氏遷

有節行者傳之賈貴國弟兄遂為賢戚燕王旦末

入宿衛武帝曰生子當置齊魯札義之卿乃置之

燕果有爭心然則法王子之說漢之君臣非獨

賈生知之也使當時無其說漢之天子太子而

蔡之貴戚諸侯王漢其三代矣明於此而指於

彼得之一家而失之天下可謂酷之不遠矣

鄧氏銅錢張武金至公終淺愛終深東西兩子皆稱

蹕未厭憐兒老嫗心漢家無制度成於文帝諸呂

安此特而不定經制則已矣其政因問其民窮已

此孝文所力行者愛一幸臣至於規之賜錢

錢滿天下則賈太后之愛梁孝王之驕則足

惟哉張武賜金雖曰揜過亦代來人故爾

睢陽東苑三百里中山後宮三百人漢家制度無窮

極僅有寬仁不是秦梁孝王竇太后少子有寵出入

相警蹕禁東苑三百餘里廣雅

賜城七十里治宮室為復道三十日羅時以朝太后中山王勝景帝子後宮三百六十人

十人海推文帝雖躬行節儉而不能禁之子孫

文杏沙棠代代歿露臺不作作阿房古來堯禹平宮

室不為丹朱與太康

儉而無制度則積財不用為子孫沙之資矣有仁心仁聞

而不行先王之政善惡相去幾何文帝乘之於無用武帝散之於無道豈所謂輔天地之立者乎

### 周亞夫

西來三十六將軍業業孤城勢欲焚細柳不逢豪傑

主當時已驗口從文

細柳天子不得入將軍不拜遇高文二帝皆賞之遇景當得

吳楚反時壁昌邑不戰是也然梁園甚急竇太后甚憂梁求救甚哀以一編軍次梁近郊分吳楚之

勢紓梁之力何為不可乃一切不救使梁無歸安國張禹孝王死於吳楚竇太后不卒若亞夫措身



何地終於強敵揭  
其祖於細柳之役乎  
洵惟當時或捐之曰何年當封侯何年必  
鐵死以口傍兩邊有文故也故曰口從文

李廣李陵 二首

茂陵無柰太倉陳槐里家傳本助秦萬落千村荆杞

滿隴西桃李亦成新

漢武帝四夷凡為之擊死皆助禁也廣陵衛霍所忌而必欲

求川殺身亡家則固其所山西氣習君子不道太史公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贊之亦非君子之言

廣秦將李信之後陵廣子當戶遺腹子也

祈連天幸時難再槐里侯封命已奇文景餘波洵滴

盡延居數出欲何資

景帝 二首

樂願誰開內史門臨江依樣又穿垣愛妻嬌子如泥

上晁錯何知獨恃恩

晁錯穿太上廟垣而無罪也王榮穿太宗廟垣而下獄愛之

則小臣文其生惡之則愛子欲其死漢書以成東邦之過也

賜帛寬租澤未休四方緩急有條侯餘威不賴剗蛇  
劍倉卒誰梟老滯頭

河惟此為殺周亞夫誅

賈生二首

衣綈英主首祠汾池日燕齊盡羨門玉漏聲中聞底

事反將前席待新垣

文帝猶有鬼神封禪之累况武帝乎宣室之問賈生具道所以

然帝夜半前席有不及之嘆然不數年而渭陽陰之事起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苟非帝之得於生

者茂則生之言於  
帝者有禾盡耳

落日長沙被鵬鷺愁來強把死生輕洛陽才子何多  
涕太息沾襟過一生

賈董

賈董聲名甲漢儒到頭事業有差殊五年大傳何風  
忽不告梁王肆夏趨

諸侯皆有狀賈董為傳獨  
無狀不知正身以格物也

晁錯

誰人能奪伯氏邑何德敢隳三子都內史自侵漢家  
爵未須削楚更哀吳

張釋之三首

瓦器山陵刑措時釋之而後固無之公車不作他年  
計聊使君王識教兒

帝舜登天四海臣可憐生殺不由身持平第一張廷  
尉更聽君王誤殺人

易編今古幾咿嘵多少君王共御囚自古君難臣不  
易釋之片語恨千秋

事見魏明帝青龍三年

武帝十首

二十嫖姚風火飛鑿奠夜夜過焉支茂陵不費凌雲

氣解見蟠桃着子時

去病封侯時元朔六年十月八元狩六年秋卒年二十四

詢惟此言殺人多故不壽也昔韓信臨刑罵天凶人雲語曰九里山前排一陣威爾青春四十年俱

是辭見諸

鼎食諸公盡鼎烹間闖豪傑劍縱橫帝王自擊南山

豕慙愧端非聽董生

詢惟董子天人正心以正朝廷數語

生子曾知置齊魯自身却愛近何羅六鰲不戴林光

瑟覆轍相尋似火蛾

江充疾成馬何羅畏反謀為述父不得發上林光宮何羅

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碑色變走趨卧內觸寶瑟漢光不暇托身失令名而漢之社稷危矣

商車不足筭縑來桑孔成陽采茂材一撮茂陵無處

處建章門戶至今開

元光六年以算商車元朔六年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元

狩四年造皮幣白金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六年揚可告緡錢編天下分遣廷尉正監治之元朔元年置均輸三年令未送先入財補卽五年列侯封金輕奪爵一百六人天漢三年推酒酤四年令死

金贖

先帝齋宮內弄兒阿嬌金屋墓歌姬披香博士真才

子劉氏家傳却未知

平陽公主劉氏者衛子夫淳方成帝時墜歌者趙飛燕女姊

義多愛子出蕭關山積胡沙骨未還好把望思臺上

泪隨風北去洒陰山

句雖首二句極其奇迷故習末二句翻其側思良心

文帝端能殺少翁景皇不祥斬常融正心數語深加

意位在三皇五帝中

起上林苑賞方朔蔡會稽兵惜虎符君側此時三四  
輩盍移東海換江都

狄山不能居一障公孫請專事朔方尊榮衛霍家山  
岳冷淡中轅頭靈霧

五十餘年四海波達元三載盡征和中央寸土統無

血沃日澆天瓢子河武帝建元三年發兵討東越

罷書輸壹毒天

下九十五年

洵推末二句豈是昆明池習水戰處杜云昆明池

水漢時功武帝桂旗在銀中此勞率多少人力其

勢天下更何如也

汲黯

東北民思龔主父西南人欲粉唐蒙漢家社稷何依  
倚黯直龐踈一病翁

夏侯勝

夏首冬裘事已殊茂陵禮樂議何迂去周末遠真淳  
在莫把公孫例漢儒

董仲舒二首

好古劉安豈通儔左吳枚赫滿諸侯仲舒到處皆狼

虎爰帖馴良獨到頭

江都王非武帝兄素驕膠西王  
端亦帝兄尤縱恣仲舒相之皆

正身率下所君而治淮南王安以好書傳雅為武  
帝加重至謀逆與反國同或習與不正人居救也



孟軻死後惟董子道義兩言擴古今性善七篇何落  
落千秋不遇一知音

繁露內篇專  
非孟子性善

申公二首

鶴髮東宮體孝文明堂服色謾云云力行到底終何  
似不逮躬行萬石君

實大石之  
言如此

片言不合去何遲又似當年在楚時東帛蒲輪無報  
効至今天子不迎師

霍光二首

井田學校竟終天  
塩鐵舟車訖萬年  
隔絕古今蕭與  
霍空勞孔壁出塵編

幾度咸陽累積尸，盡緣丘冢似焉支。  
窮年愁殺張車騎，印綬臨身必十辭。

張湯公孫弘

四首

張湯絕似公孫子，一樣奴顏褻禍心。  
不賴汲生如日

月，漢廷誰與破幽陰。

張湯奸以公孫弘汲黯皆  
破折之故推正人能格物

漢武秦皇代有儔，姦人常緩釣魚鈎。  
公孫不但能牽織，巧計猶工毒上流。

茂材異等竟無聞，教釋明耕却有人。  
能早能風須記取，漢家元氣太宗仁。

漢朝獨有舒與黯，何物梟心欲食之。  
六經千載無生

氣斷自齊人作相時

重自叔孫通公孫弘始

主父偃

當年齊趙倚黃昏  
曾歎蒙恬滅子孫  
一日上天沾五鼎  
依然蜚粟度龍門

倪寬

親媚張湯似謁居阿諛  
天子過相如漢儒  
箇箇公孫子不墜遺經一仲舒

張湯深文而為之請人曰義武帝封禪而諛之使制儀

張騫

風沙霜雪十三年  
城郭山川萬二千  
漢馬死亡宛馬到  
萬人怨怒一人憐

張敞二首

西漢長安周鑄京終南天秀八流清趙張無異曹參  
醉總不能平二國爭

章臺陌上試金鞍文君鏡中描遠山黃霸功隳王吉  
老五日京兆得偷閑

衛青

丞相含沙作短狐直言長揖黜何孤相容幸有兩人  
在帝免侯家老騎奴

金日磾二首

騾皇千萬去無歸博得麒麟作廐廝一片馭心猶自

在建章殿下食其兒子與宮人戲之

牽馬胡兒共擁昭同功同德不同驕麒麟閣上塵埃

面蓋見芬芳七葉金日磾優於霍光日磾子與官

武帝欲納日磾女為宣帝后日磾不肯光以驪女為

封侯不受光則不惟已之封爵一無所辭子弟

武帝任之不在光下廷漢家章綬半在其家使日磾非胡人

東方朔

宣室不令容董偃却容羣朔與相如當時有意清君

側雞鞠悞諧總合誅朔與董偃之

右

謝惟大人格君心之非董子正心以道則廷殺語儘有正君意思在却又不可以苛責也

### 申屠嘉

漢四十年幾丞相蹶張丞相冷如水兩京禮樂何堪

自薄有申屠與宋弘嘉非相才然以張之夫公庶

尚矣其折節通與東都宋弘責桓譚事相類

### 蘇武

伏匿穹廬煖意回子卿一夜夢陽臺歸來不與曾孫

議未必麒麟生面開

有惟此諫多少涵畜先生清心寡欲人他玩夢陽臺語似有不满胡歸底意

### 黃霸

鳳凰不一到尼山獨爲宣皇不少怪圖畫紛紛上麟

閣五年宰相獨何顏宣帝以穎川鳳凰獨冬用稱焉

盡朕之列宣帝用而不責黃霸等而不得

皆失其道者也蓋宣帝以鳳凰世朝稱爲

者始以處爲相之故其終不之信焉

有私恩霸當時具位宰相耳嘗爲史書

帝使尚書以越徵責之蓋自景帝相

錯以私怨殺周亞夫繼以武帝喜怒在已

臣置丞相於散也丞相以輕權徵久矣

霍之位專宰相之權獨以大將軍決事自後

相踵王鳳董賢王莽竇憲梁冀皆以大司馬

軍擅權柄朝廷有大誅賞宰相莫能爭時入書

王褒

彭祖呼虛不可爲碧雞使節豈堪持區區含糗糝

厚聊似相如衣錦時

趙克國

五萬消暑作四千羗人殺盡漢人全並生雖愧征苗  
衣比似嫖姚却大賢

河間獻王

禮樂將興漢德涼活麟天把付鉏商周官千載埋黃

兩漢如今幾獻王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鉏商獲麟

中山靖王勝

移木蝨斯耳未聞中山無屋貯兒孫臨分自洒黃泉

淚不在區區骨肉恩

建元三年中山王勝來朝歸國而死然則開樂而泣者好色喪



生將死而神  
明奪之鬼耳

宣帝 五首

不將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數國囚莫道漢家雜王  
霸十分商鞅半分周

鬪雞走狗登皇極覽德毛從何許來漢室欲開新室  
業王陽分合守蒿萊

渭橋夾道上瑤卮甲館畫堂開榻基甘露三年造新

室不閑飛燕入宮時正其靈三年呼備邪單于來初却

歲所以榜天下也以客凡待單于忙在諸侯王上

不臣同謁得之者驚不致甲  
之文以見來朝之為難也

翠宣不召山陽守痛在糟糠不下堂家國莫先營已

子漢人空識抱成王

成王有過周公誅之成王無有而周公復教之

可知漢光播立之外一毫無有而周公復教之已過乎山陽守張敞之策雖善而帝不召以許后

之死

使民瀟瀟哭韓楊郡國紛紛上鳳凰太子好儒幾坐

廢王陽何用苦談王

丙吉

汗茵馭吏習邊方阿保宮人畏霍光丞相馬前人蹀

血病牛何足累陰陽

漢初從天下豪傑於國中物不

苦白日殺人橫屍滿道宰相不以無教化自慙問牛喘以為已繼此豈所以調和陰陽者和徒和

變理陰陽而不知論道經邦之道而以  
構辦牛而不以刃也漢家宰相豈足以知此

魏相 三首

賈生晁錯總佻輕博陸營平亦好兵地節三年誰作  
相胡天漢地各春生

人倫大變歲二百蕭曹以來誰在心相業更生上古  
疏文學春秋猶未深

趙禹張湯網未收外人董偃化方流丞相但看漢故  
事何但宣皇不用周

元帝

帝在兩心 一服裏身居石 項掌握中師傳不能為

主更生空自抱孤忠

蕭望之

石頭深持兩世樞尚書何苦戀中書九原若遇儲廷  
壽祇共咨嗟嘆兩疏望之以伎殺廷壽負此一歎而終反諸其身不學之過也

匡衡

銷陳治道本群經無愧更生與董生不賴王尊作鳴

鳳歎天一點未分明

匡衡在石頭時無所爭死生得失之心也元帝崩始與張譚奏

石是之患而以群下畏罰過於人主為言皆求以自免也王尊一奏始慙懼黑不自安猶賢於遂非

濟惡是亦讀書之力不能自止也

貢禹

殺傳囚師不敢言姦人致意遂昏昏明經繁行人如

夢莫把優游議孝元當蕭望之周湛劉更生下獄及

者畏石昱也及昱使致意罪為此時荒念無攝視石昱之

罪若若無有蓋其明經之心本在富貴其末流至此始不期昏而自昏耳

王昭君 五首

昭陽柘館貯歌兒恨殺陳湯斬郅支胡草似人空好

色春光不到二闕氏元帝建路三年陳湯斬郅支

帝自為太子以好色聞即位采良家女備後宮

君緩數月不嫁則為成帝行矣然魏呼常和二

昭君色而胡掃德也

寧胡名號正當時且有安樓得情兒胡草

色青青合為故關氏

呼韓耶先於呼韓氏二子曰且其長

知車斷次曰天關氏生二子曰關氏其長

皆長於顯渠所生者單于欲立太子顯渠關氏曰

次關氏曰舍嫡立然後世必亂相讓久之單于卒

而二關氏德也昭君嫁單于號曰寧胡關氏

立尚劉表出琦而立琮統紀不明人倫乖亂致亡

能讓立若此哉嗚呼人倫不明中外夷之掃也而

外夷之婦人信孔子所謂不知諸夏之

壽好怨陳湯斬郵支

元帝好德不罰心女色故留壽

以好色聞即位以來家文以備後宮之宴許后  
趙飛燕如妹以絕繼嗣成王氏之墓燕本  
公主家取者帝見而悅之昭君之嫁單于時  
湯井延壽斬到走單于呼韓和心俱來朝願婚  
自親而以昭君予之五月來朝二月到胡庭五  
而元帝崩其薄命蓋在於此机閑樞紐之所發以  
陳湯井延壽之故也○祗按以上詩三  
首多有重句然意各有寓故不攷其除

呼韓骨冷復雕陶夜夜窮虛朔月高為問琵琶絃底

話得無一語訴腥臊昭君嫁單于呼韓和已苦三年

關氏子雕陶莫臬立為後林繫若號平  
復納昭君生二女曰湏不居次當于居次

甫出車延玉座傾黃金無復贖娉婷騷人更望胡人

返不識松楸拱渭陵○玉昭君詩人模寫多矣大率

持之爭也假口看史見其木末猶有可言矣  
得數首句法不絀及前單和備其末倫云耳

成帝

元帝齋宮納弁兒阿嬌金屋平陽公上奏歌姬披香博士多才

學劉氏家傳有未知

平陽公上 賦者衛平子夫淳方  
成帝時 聚者趙飛燕女姊曰嬌

水鏡  
火

右詩已見武帝下

劉向

白虎明光奏五侯帝鄉寨隔在溫柔甘泉太乙重招  
起聊答青藜照白頭

辛慶忌

虎豹深宮風自寒未央前殿拜呼韓二邊無事將軍  
老猶得餘閑救比干

朱雲劉鞠得免死者慶忌倡義  
救之也武臣如此讀書士大夫



可憫  
死矣

彭宣

法度名儒奉束脩帝師禮數亦宜優公卿股慄朱雲

劔白首門生忍不羞

彭宣風儀似仲舒酒師張岳成  
帝能之乎朱雲借劔之日為劔

弟子者亦  
何顏哉

劉歆

秀國師公雄大夫梓枝何用歎扶踈劉歆父子無成

葛何惟昌言毀仲舒

劉向痛切王氏而歆委身事之  
楊雄止於失身劉歆重以無父

向比仲舒於伊呂  
歆及其父盛毀之

楊雄 二首

展禽未必非龔勝孤竹猶將笑薛方可恠楊雄非禁  
犬一生終倚築門墻

谷未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  
神怪知於萬物之情不可

以非類此  
希闕之言

德宅神庭孰與遊董賢舜禹莽伊周餘罷用盡桐江

水重費寒潭九曲流

楊雄是非至  
晦翁而後定

光武 五首

腹上能容嚴子陵面何不着韓歆迭與知與人何  
事隴蜀總平便易心

赤符交錫帝心移不似初來岸幘時浪泊壺頭終落

落羊裘男子殆先知

隴蜀未平之前十餘年間不  
有過十三年平隴蜀十五年

歐陽欒十六年殺郡國守相十餘人十七年竊  
后十九年廢太子後二十年殺司徒戴淺二十五  
年收馬援印綬三十  
二年封太山明年崩

丙夜沉沉講未停故人重話舊時燈半篇說命良依  
約舜典周官總未曾

經邦論道職何卑又是前朝賈餗兒十亂五臣無慘

席三王四代是何時光武在位三十二年三公二十八

而赦之王梁自殺一錦說孫毛六都山李通賈詡其

李通賈詡朱浮畏禍而退者三都山李通賈詡其

也祿祿幸免惟吳漢以功謹實不置則宅保謀他

三上年用人如此何以爲國所謂論經理者亦

嘗見虞夏商周有繫進娶退今年下欵明年自後

之人乎明帝号為好古不能改父之道遂使其後

三公無權政務宦豎以亡其國然則建武末平之

際所講何經所論何道所奈何哉始王莽以夏

帝金匱用黃鉞兒王盛為四將天下所共笑也  
武初與又接赤伏符用王梁為大司空以識之  
孫咸為大司馬群情不悅始以是漢易成後漢以  
罪誅梁夫名德赤伏符而有可誅之罪則所謂劉  
秀者何足道哉且人情所不悅  
而與河圖洛書同室柙何悼也

金匱哀章正共哀又將符命議靈臺太山千古黃泉

路底事鑿與愛上來對禪邪說之一其禍害獨甚近

論說善然而未盡封禪所以告成功不祥莫大焉

治天下無止法魏業無一日可已苟以成功自

居必侈然自大宴安淫泆之心生而禍亂起矣秦

皇漢武東漢世祖唐太宗明皇宋真宗皆禍亂死

相踵無一人受封禪之福也易曰初登于天後入下

祭遵二首

東山紀律久無聞鉦鼓絕鳴王匣塵牧野再逢諸葛  
亮兩塔重見祭將軍

瑋瑋壹矢柳營春十萬貔貅不動塵世祖功臣三十  
六誰為帝袴布衣人

遵制在行伍中亦雅歌投壺

明帝二首

後宮任姒古今希前殿弦歌鳳已知孔子孟軻真薄  
命不生建武永平時

用當何如惜光明二帝古幸不明不能求賢共治天下有闕雖葛藟之本而無麟趾騶虞之應也

盤木白狼紛貢毛龜茲侍子薦蒲萄滿朝虎拜南山

壽無一人能作猿獒

光明賢主也皆以志滿不能求

年永平十七年公卿以遠

版築朝堂上壽越明年而崩年四十八  
乎使時有賢聖輔之陳州書作族蔡無  
君之難則以明帝之賢當深懼下我  
戊太丁之壽漢業未可量也章帝三十  
十七孝和不壽而漢遂衰豈非  
明不能持盈戒滿理勢之所致歟

### 桓榮

明帝天姿可禹湯周公不喜夢空王當年紫綬金章

客何德何功坐太常

明帝師桓榮與成帝師張禹桓帝師周福何異

### 班超

三十六人撫西域六頭火炬走匈奴古今參合坡頭

骨盡是離披見鷓鴣

兵不在我寡得人而已班超庶幾是也

### 賈逵

經術何曾得暫行漢家空有表章名石渠但把雷霆

壓焉用低帷鑿壁生

石渠白虎皆天子臨央豈一人之見強高於天下乎梁立賀以

蓋得任易得立於石渠左氏春秋用賈逵以漢為  
堯後得立於白虎抑何六經之不幸哉黜哉當時  
諸儒乎石渠不立詩禮博士者非  
漢家制度而詩者宣帝之所自專與

### 李膺范滂

鳳麟自古待明時蟻虱何堪論是非可是首陽可埋

骨爭知人怨首陽希

范滂曰死之日願埋骨於首陽山側不負夷齊

### 郭林宗

餒郭林宗數千兩哭陳太立三萬人河上紛紛皆折

角不知一一是黃巾

黃巾死赴平七千人郭林宗  
太原送車數千兩范滂得解法

帝迎之者亦然陳太丘宛海內赴弔者二萬人天子在上奸人盈朝而一介之上送迎弔車至數千凶三萬人此明主所惡况桓灵乎李膺范滂而不能下宜有元龍之悔郭有道陳太丘亦安之豈非以作死自居乎

盧植

泓泓眸子許淵淳不見蛾眉只見經未似馬家親子

媿終身不踏絳紗庭

馬融失身梁冀與殺李固糟粕緒論何足為鄭康成盧子幹之

師哉趙岐融循子媿疾融所為終身不登其門

皇甫嵩 二首

幾多孟德總欺孤底事山頭獨望夫不聽閣忠聽梁

衍未應魏闕便當塗

閣忠之說即曹操之心也梁衍之言可以成功又不礙理乃不



註听為萬世恨所謂妒人吉  
夫子凶者也王弘朱雋亦然

忠臣如夢復如癡不遣張溫獨失機為問義真何面

目洛陽宮殿作灰飛

中平二年孫堅勸張溫陳兵法斬董卓溫不忍於六年嵩從子

鄧勸嵩討卓嵩不從

何進

龍驤虎步反狐疑解事陳琳却似癡滅火不關千里

草漢家社稷付屠兒

進太后弟本屠家子張譙忠節曹操所謂一欲更足者矣袁

紹勸之不夫陳琳諫之不從從謀召天下兵以成董卓之禍紹計非是林言可謂明白而不能從要

之小人豫富貴其中本自亂也何太后以妬殺獻帝用王氏以構貴之勢担傾置董太后董重於死

進幸與焉妹為張讓子紹母舞陽君及弟嵩皆受中官賂遺為之遮蔽建兄弟姊妹識度如此其此

國官史稱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  
列幕大名而內不能斷盡之矣  
洵惟第三句千里草即董字火則  
也言滅刈不闕董卓答在何進也

王允

事成一讓一矜功一吉分明對一函青瑣門前招不

去相期猶不負林宗

王允始終皆可稱而獨以驕  
士孫端無他節而能以不驕全

然允猶未忘李林諸賢之風亦可以為成  
人矣允少時郭林宗見之曰王佐才也

蔡邕 三首

不際明時論石渠空將薄命仕鴻都天公似把詞人  
戲父死然臍子墜胡

萬歲黃金欲散時柯亭風笛尚堪吹一時謀卓人無

數不遺中郎一箇知

蔡邕為曹節程璜亡命江海十餘年矣董卓使從之俱而受

命豈厭道族而思苟得和光非謀討卓者外

東群雄內自荀爽楊彪黃琬王允以下士

溫楊瓚周芝鄭泰何顯位 百日慈明位上台三朝何害歷三

種輯等分曹異處不謀而回彼伯階不與 蓋也為諸公衮衮來

卓微荀爽中 三日進拜司空自徵至九十月

原相將令 甚見敦重三日之間周歷三

甚見敦重三日之間周歷三 王允以入直委蛇終謀漢室不得罪於後世蔡邕

管寧

中州白日虎狼嗥越海鯨鯢更浪高化日尺書歸故

至依然逃董不逃曹

管幼安能終老遼東不以黃巾之命浮海而歸斯伯夷矣綱目

書曰管寧宰干魏蓋不滿之辭也

### 華歆

拈起黃金豈可疑  
斬關發壁復何為  
遼東不洗巢由耳  
痛切初年割席遲

### 邴原

無數潛龍不肯截  
炎精展轉遂無光  
間關鯨海綠何

事更問遼東作范滂

管寧在遼東唯談經典不及世事公係度安其賢原性剛直清

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

返

孔融

一身撐拄漢乾坤無那危時喜放言不受禰衡輕薄

恨未容曹操駕金根

曹操始思融而終畏之以文士平生正義明道不惑而嚴以待

操之必不殺也文士不死操不遂肆矣文士素以狎侮濟以禰衡輕薄相與為放浪之言陵蔑之口

在當時能全者少矣

左承祖

漢室猶餘北海城左生何懼便怔營至今魯國奇男

子及得當年殺士名

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使不與通承祖勸融自托強回融不

德而殺之漢末名士無所存而妄得虛名者多矣劉表華歆左承祖之類是也

禰衡

銅雀羅紈浣汗青芳洲鼓史骨如生羯奴留落若月  
月大雅那堪禰正平

劉虞 二首

曲蓋華旗起益荆幽州臣節獨分明漢家福分無周

旦天遣忠賢不習兵

漢家宗室劉焉虞表與岱皆才  
最高虞心最正况虞辭帝玄德

之心已不然矣使其習兵  
為賢羽翼斯漢之周公矣

疽清中平甲子年蒲葦桑椹亦蕭然幽州別是神仙

土穀石人間三十錢

虞在幽州勸督農  
桑穀石三十錢

劉表 四首

豫州髀死旋生肌劉牧終身不暫騎景升父子皆豚

尺錯遣傍人笑二兒

漢末諸公老死鞍馬獨劉表自

年凡十九年地數千里人民數百萬僮僕群雄相

嗟宴坐清談劉備客荆州數年已有日月如流之

賈詡北歸事曹操其寧東去事孫權德公鹿門親採

藥諸葛隆中自種田表擬數千里之地文武智勇無

而退列望以謀見殺列虞以兄見殺而奔虎德公

以居其地子琦知敬諸葛亮表乃不知有之然則

所謂坐談者何說列於

可笑群雄盡本初丁寧渾忘異青書劉琦不作蒲城

大應已荆州訪葛蘆紹以復妻之愛贈晉蘇之

使譚尚兄弟相攻以亡劉表

且作書與譚尚使相睦既乃躬自臨之出  
時立琮使不得國琮以荊州降操琦嘗登樓去  
問自全之計於諸葛亮上教以重耳之事曹操來  
竹能合江夏之衆以從劉葛操被脩表琦為荊州  
外史則琦之才未必皆厭大也使得代父有國操  
雖未必尊事劉葛操時已盈使劉葛開羽得江陵  
而後之勝負未可知矣

汙口蒙衝石繼斷玄武舟師旗幟明景升未死南人

看幅巾重作子魚迎劉表以無怯為四方群懼所窺

卒患安十四年春耳宰說孫權取劉表先取黃祖

權新然納之後操遲平表氏一年耳宰當以孫權

袁紹三首

弟北兄南競效尤鄴中半鄴半青州身分家裂無全



理終使遼東送二頭

本初公洛兄弟爭奪軍尚之爭

出譚青州留尚於鄆以構其爭諸將惟沮田豐

見事勢不能所用審配逢紀許攸郭嵩高覽張印

辛評等各分黨與互相譏言孟起譚俊逢

逢附尚辛郭黨軍官沒相持配怒許攸孟譚張印

攸知奔曹兵遂大潰紹既敗死冀州無恙

審逢辛郭勢譚尚而聞之而袁氏亡矣

田豐襲許計非良沮授安民策最長巴克百安牢按

甲足戰曹操到分香

曹操遂雄天下以破袁氏得冀

之餘四鄰互抄自立甚難袁氏已克公孫瓚及有

出青并冀士廣兵強為曹深患苟能用沮授田豐

持久之策任矣使能息民務農厲兵秣馬宿重兵

黎陽以臨許洛來堅去抄合從劉備與關中諸將

以苦操操至點而動則擊其後止則困於應金未

結城而不能肆矣奈何輕淺驕矜不用授豐良計

而信郭而審配小人急利之言以強盛可久之計

州而進於恨本未立之曹操紹破亡而保不測矣

襲許司矣然操善臨机制變惟不劫是以劫之  
假紹得許而操不可擒事會之來安有奇也

許中四面盡仇讎曹弱袁強正是愁一日四川都奉

予安閑猶遣定徐州

紹從田豐袁許之計則劉備定徐且與袁氏共擒操矣官渡相

持以寡弱之曹猶有餘暇破劉備而走不知  
之人可與言哉不能者以幸用兵能者分數甚明  
於此可見

田疇

徐元宛似歷山中義氣人間窄不容不為犬羊殘士

類肯教曹操識盧龍

田疇憤劉虞誓而不誅討公孫瓚者力不敵不忍殘民也就曹

而教之盧龍之狂者為本却冠蓋復誓也固不  
受操之封者知其不臣也可謂仁人義士矣

臧洪

帝家安邑棘籬中賊靡奸渠四面雄漢士當時惟北

海一朝青史見臧洪

洪死時獻帝幸安邑若棘籬中

### 審配

謀袁大似為曹謀却道辛毗破冀州五夜鄴溝深二

丈袁公神武一時休

審配以死守鄴城陷不境而死可尚矣然不足以蓋其亡袁之

罪終勇立功不度德相持破沮授之深淵勸縶以

擊曹保以速其亡一也與郭嵩共構沮授二也方

危難時不與諸將和睦激怒許攸以覆其軍三也

遂譚立尚使兄弟交關曹操坐有河北表氏遂亡

獨擁殘兵守鄴城佇需袁尚去擒兄一時天地方翻

覆安把人倫罪審榮

配守鄴兄子審榮開門納曹操兵捲陷

沮授

袁曹相與隔王路四世三公恩海深當時惟有管寧  
是設對黃河歎此心但灵以來人心已去群雄競起  
尺七一人非漢不有非若沛公項羽崛起於閭閻  
錦捷之間也無可叛之理矣山授始勸表紹迎天  
下將為曹操乎將為諸葛亮乎然紹始盡忠漢室  
挾天子以令諸侯拒文之事也勸人以拒文而異  
其不致於篡竊歟矣授委諫紹多末忘漢然皆畏  
義不致於篡竊之言似存漢而實為紹也紹與曹操何  
異官濟之濟被執不降操奉選之復謀歸袁氏以  
死蓋不忘袁氏之分且謂操非我主也要之不擇  
所從然為苟或而已豈能  
終不得罪於天地間哉

金檣

董承种輯蚤為迂耿紀金檣計愈疎精衛有心安問

海螵蛸方怒豈知車

曹操知畧過人賢能為用北取

南侵則吳人皆其人地皆其地董承種輯富曹家  
弱未破袁紹之日猶籍對備之雄僥倖倖萬一金儲  
取紀常是柳何味哉承籍備於樽俎之間操紀陵  
備於江山之外事雖不成徒見大義之在天下耳

陳珪

元龍父子二人耳賢於曹公十萬師呂布就擒公路

死都在勒回新婦時

勸呂布絕公路斷孤表呂也  
與揚奉韓暹書使反術孤術也

表呂之敗珪父子功  
實多操特故其未耳

陳宮

何物曹奴董太師原陵青草正萋萋一時翔集多知

怨獨恨公臺不擇栖

陳宮以曹殺士殺之是也然舍  
曹而奉呂布有何人而宮奉之

使布以不道飛禍東土妨害賢能且復委心與之  
始終其智安在火稱其剛直壯烈其死排亦惜之  
蓋漢末尚氣之上而  
實迷謬非可取也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